

春节期间,单身男女最烦恼的事恐怕就是被催婚了。父母的期待与寻觅良缘的压力,让许多年轻人在团圆的日子里倍感“压力山大”——

每逢春节被催婚……

本报记者 李小贤 张丹 祁晓娟

对于单身青年男女来说,过年时最尴尬的事,莫过于被人问起“有对象了吗”。

面对父母的唠叨和亲朋的关心,那些大龄青年男女更是“烦恼陡生”。

唉,这个年,找对象、相亲、被催婚,成了他们摆脱不掉的“心病”。

“花式”催婚

这几天,30岁的刘玮一直在遭遇“花式”催婚。

其实,催婚这件事从几年前就开始了。去年春节期间,父母的表达方式比较直接,不是让他赶紧找女朋友,就是给他安排相亲对象。

看到刘玮并没有行动,父母着急了。“给你介绍这个也不去,那个也不去,这个看不上,那个也不行,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?”那一次,爸爸妈妈彻底爆发,和刘玮大吵了一架。去年那个年,一家人过得不欢而散。

这件事着实让两代人无比烦恼。刘玮跟父母深谈了一次并表明了自己的想法。“我现在还不着急结婚,过几年再说,你们也不要再催了。”

今年春节期间,看到刘玮还没有女朋友,他的父母更加焦虑,又有了新的催婚方法。

一开始,刘玮的妈妈给他发微信,说梦见自己抱孙子了。

春节期间,刘玮跟着爸妈去逛街。偶然经过婴幼儿用品商店的时候,妈妈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,“小朋友的衣服真好看,每一件都那么可爱,我什么时候能买几件?”

刘玮明白,这话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,他拉着妈妈赶紧走了。

正月初六,在饭桌上,爸爸妈妈又“无意”聊起了天。“咱家就一家三口,过年也不热闹,冷冷清清的。你看隔壁的刘叔叔家,他家儿子去年结婚了,一家人多热闹。”妈妈说。

“这不是又在暗示我吗?”刘玮特别无奈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有一天,妈妈来到刘玮的房间,让他看自己新买的一件红色的衣服。“你看这件衣服好看吗?以后你结婚的时候,我就穿这件衣服了。”刘玮则是一脸尴尬,不知该如何接茬。

春节期间,姑姑带着3岁的小侄女来串门,妈妈抱着小侄女不撒手。“我太喜欢小孩子了。以后我有了孙女,一定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”

刘玮知道,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在“花式”催婚。

串亲“推销”

26岁的刘晓红,在她的妈妈张淑梅眼里,已经是一枚妥妥的大龄剩女。

为了给刘晓红找对象,这



被催婚成了许多单身青年的烦恼。(资料片)

个春节,张淑梅带着她串遍了能串的所有亲戚家。

刘晓红家住黄骅市区,是2019年毕业的大学生,因为刚毕业那时候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,所以见了几个相亲对象后,都没有了下文。

去年,刘晓红考入一所学校,成为一名教师,一切算是稳定下来。

在张淑梅看来,刘晓红有了正式工作,在相亲市场上,也算是增加了一个“筹码”。

在母亲眼里,刘晓红年龄已经不小,必须找对象了,于是不断给女儿张罗着相亲。

因为有点儿接受不了母亲这种“热情”的行为,刘晓红有好几次周末放假选择待在学校不回家。

但春节实在是躲不过去了,她答应母亲,这个春节假期,会按照母亲的安排,跟着母亲去串亲戚、相亲。

刘晓红以为,被母亲拉着去串亲戚最早也得从大年初二开始。后来,她发现,她完全低估了母亲的急迫。

除夕回盐山县老家过年,刘晓红就被母亲带着,到村里几个本家亲戚家里转了一圈。

去别人家之前,张淑梅都要求刘晓红好好化化妆并穿上最漂亮的衣服。

“除夕那天,我妈的要求还不算太高,可从大年初一开始,我每天的化妆时间就没有低于一个小时——每次我妈觉得我化妆得不完美,都会一次次地让我重新化。”

说到这,刘晓红觉得很无奈,但无奈归无奈,该串的亲戚还得接着串。

大年初一回自己家的路上,张淑梅专门开车带着刘晓红去海兴县的二姨家转了一圈。大年初二,母亲又带着她去渤海新区



的大姨家转了一圈。

趁着大姨家来的亲戚多,张淑梅专门拉着刘晓红在亲戚们面前逐一介绍,最后还不忘了加上句,“有合适的男孩,给我们家晓红介绍介绍啊。”

刘晓红说,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摆在货架上的促销商品,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。

大年初三,刘晓红又被妈妈带到了孟村的表姑家,基本程序也是——监督化妆、穿衣、带出去介绍、展示,最后来一句“有合适的,多介绍”。

刘晓红说,幸亏在疫情形势下,单位对外出有要求,否则她觉得妈妈会带她把省外的亲戚都串一遍的。

春节成了“相亲节”

孙长乐今年28岁,老家在

沧县,在沧州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店。每天他都很忙碌,但付出就有收获,他每个月的收入还不错。

孙长乐挺满意现在的生活,但父母却不满意他。每次见到他,父母总会将话题扯到恋爱结婚上。孙长乐知道在农村,28岁不结婚,已经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,父母为此焦虑他也理解。

这两年,父母频频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帮忙为他介绍合适的对象,并一次次安排相亲。孙长乐也表现得相当配合,每次都应约前往。但不知什么原因,相亲总是以失败告终。父母埋怨孙长乐没有尽心,但在孙长乐看来,只是缘分未到,他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。

春节前是孙长乐最忙碌的时候,可父母却为他安排了两次相亲,还叮嘱他一定要去见面。

这两个相亲对象一个比他大3岁,一个比他小6岁。孙长乐拗不过父母,匆匆赶到相亲地点,比他大的女孩最后并没有出现。孙长乐和比他小的女孩聊了一番后,觉得女孩开朗活泼,比较满意。但两人分开后,孙长乐等来的却是“女孩对他不太满意”的消息。

充满期望的母亲知道结果后一声长叹,让孙长乐感觉心酸,内心的压力感与愧疚感更浓了。

这两次的相亲失败,并没有让父母放弃。春节期间,孙长乐更是不断被催婚。

表兄弟姐妹相聚时,大家都是拖家带口,比孙长乐小的表弟去年也结了婚。饭桌上,只有他还没有脱单。孙长乐的母亲当着他的面,认真地告诉大家:有差不多的赶紧介绍介绍。

“我不是不急,只是不愿将就,但以后父母安排相亲,我还是会去赴约,希望能碰到陪自己过一生的人。”孙长乐说,面对父母的焦急,他也“压力山大”。

无处不在的催婚

春节期间,记者采访了20多名未婚青年,其中18名青年男女均表示遭遇了催婚。

“假期见面,第一件事就是被催婚。”28岁的刘艳艳说,今年,她的催婚大军的成员越发庞大了,除了父母之外,亲戚、朋友、老师也加入到“催婚”大军中来。

刘艳艳在春节期间总结了应对经验。之前,面对父母的催婚,她还会“犟嘴”。之后,刘艳艳会通过沟通交流开解父母,让父母了解自己的想法。“父母催得急了,我就直接表达出不耐烦的态度。”刘艳艳说。

当她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时,刘艳艳表现得更多的是应酬式的“附和”。“好好好,我一定努力寻找另一半,早点结婚。”“我知道了,我不再那么挑剔了。”“明年过年一定争取带回一名男朋友。”“我争取明年结婚。”刘艳艳用这种良好的态度争取“亲朋的谅解”。

正月初六的一天,她和几名同学去看望初中老师。大家围坐在饭桌前吃饭,吃到一半的时候,老师把话题转移到了几个未结婚的同学身上。

老师婉转地劝说他们,大家在忙工作、忙学业的同时,不要忘了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

一看到这个话题,刘艳艳忙着转换话题,说起了她的计划,她研究生毕业工作已经两年了,准备今年考博士。

老师和同学们顺着“考博”这个话题聊了下去。看到转移话题成功了,刘艳艳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在大家的眼中,即便你混得再好,还是没有成家的同学幸福。唉,我觉得我太难了。今年催相亲,催婚,结婚了就催生,然后就催催二胎了。”刘艳艳无奈地说。